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秋 初

关永吉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关永吉代表作

秋 初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封世辉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永吉代表作：秋初 / 关永吉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关… II. ①关…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760 号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关永吉小传

关永吉（1916.2.16— ），原名张守谦，曾用名张岛、张旗，河北静海人。1932年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次年发表《汽车》、《兵变三部曲》、《益三先生》等小说并主编《益世晚报》副刊《诗神》，又次年与人创办《北极》旬刊。1935年入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主编校刊《汇文》月刊，“一二·九”运动中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因“共党嫌疑”被判刑两年半。

“七七”事变后自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又因“抗战嫌疑”被捕，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从求学时起，先后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林堃（野）、林丛、林柳、山灵、吴楼、吴公汗、上官箬等笔名在北京、济南、长春、南京、上海等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文学创作与评论。1941年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2年入华北作家协会（后被推举为评论部委员）。1944年秋因处境不利去南京觅职未果，于冬初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沦陷时期，他出版有小说集《秋初》、《风网船》（又名《流民》）、中篇小说《苗是怎样长成的》、长篇小说《牛》，发表有《泉》、《江边》、《恋爱》、《小丑》、《镇长和镇长的儿子》等未结集的长短篇小说，这些文笔熟练、直露流畅中透着沉重凄怆、时代感强与冀中乡土气息浓的小说，折射着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困惑与不满，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发表了《新文坛的危机》、《游牧，老爷，名士和文学家》、《谈旧账与唱老调和就此打住》等大量杂文，并将它们结集为《食客集》、《怀狐集》、《寻梦庵杂文》（序已发表而书因故未印出），这些杂文批判了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发表了著名的《袁犀论》、《刘萼（雷妍）论》、《评巴基初〈盍甲山〉》等评论，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发表了《揭起乡土文学之旗》、《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论文艺大众化之形式与内容》、《中国新文学的进路》等有影响的论文，提倡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生活与思想的“乡土文学”，反对日伪提出的“国民文学”，探索适合

沦陷区文学沿着中国新文学方向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华北并进入解放区，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等部门工作，1948 年被派往上海做敌后工作，上海解放后转调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任职，1951 年回天津后先后在第三中学、速成中学、师范大学工作。“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平反后不顾年迈，著述勤奋，有关于古籍整理的近 20 篇论文发表于各地书刊，与人联合主编的长卷《天津地方志联合目录》与大型工具书《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出版，个人校点整理的《敬乡笔述》、《津行纪略》、《精神降鬼传》等古籍付梓。现为全国性的明清小说研究会与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与天津戏曲小说研究会会员。

目 录

关永吉小传	1
一个贼的故事	1
一日	12
秋初	33
夜风	57
混人	64
找事	75
羊家	85
流民	97
秘书陈岫和他的朋友	113
恋爱	131
小丑	144
苗是怎样长成的	158
风网船	186
牛	212
附录：汽车	284
兵变三部曲	288
关永吉主要著作书目	296

一个贼的故事

——

生活着没有法律，没有命令——这就是每个人梦想中惟一的目的。

普希金

“你说我那些过去的生活么？”他笑着说了，他像是个很有礼貌，很和气的人。他有每逢说话，总有笑一笑这种习惯的。

我在一种偶然的会里，认识了 LMS 这个人，我所以用英文字母代表了他的缘故，是因为他告诉我的那名字，也未必是他的真名。当我在国家设立的所谓使人民休息的机关里服务的时候，我还不过是个未经世故的孩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还迷糊，我以一种好奇心在那里尽着国民的义务，按照我自己的说法，简直是把那地方当作我的大学，在那里学习的。

因为我的地位很低微，我的职务又非常繁杂，所以使我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人们接触，把我的注意力分布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于是我就在这种机遇里，和 LMS 君相识。

当他刚刚进到我们这个机关里，而分派到我接近的这一部分时，我就对他注意了。那时候是冬天，他穿着干净的灰色囚服，短小的囚服下面露着一段极讲究的驼黄色毛衣；鞋帽也都是很值钱、很流行的品类，就只是那一顶水獭的土耳其帽子，就皮毛的润泽上看起来，怕至少也要值两三百块钱的罢。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大官，或是那里的有钱的阔人，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被什么人告下了。

一个人的仪表、态度言语、举止动作，往往就能显示了他的地位、个性和出身。LMS 君是个中等身材，白脸皮，微微有些发胖的人，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凡是刚刚进来的人；是一律要把头发剃光的，不过就他时时戴着帽子；不肯一刻摘掉的样子看起来，他在外边的时候，一定留着什么偏分呢、中分呢、背头呢，把头发梳得极光极亮，一定也许还擦着名贵牌子的头油，老远老远的就可以闻到

一阵一阵的香气。他那好像女人一样白胖胖的手，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从没有操作过的。他的四方脸很有点秀气，眼睛又大又有神，流露着聪慧的光采，一看就知道不是个蠢笨的人。从他的面貌上看起来，确是属于美男子那类典型的人物，就是眉毛，也浓黑英俊。不过他的动作，却像戏台上的小生，一举一动，一笑一嗔，都有棱角，有节奏，像受过某种训练的一样，有点作做，然而又很自然，很大方。我先猜想他也许是个什么班里的戏子，犯了什么事，弄到这里来了，可是那种情形，又不是。后来我才从他那营养丰富、红光满面的皮肤上想起他必是个有闲的人；整天在戏园子里消磨光阴，日久天长，连举止都戏剧化了。可惜，这里不许作声，如果允许的话，他一定还可以唱两口的。

我对于这个“新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便时时注意着他了。

二

1711	LMS	北京人 廿六岁	窃 盗	正面
刑期三个月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入 监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出 监				反面

——门牌号签

没有多久，他就请求“杂役”了，因为“杂役”较比有若干的自由，而且在物质上也可以方便一点，例如可以偷偷的留起两条比较干净的棉被，或者在每天的菜饭上较多享用一点之类，在我们那里，普通人是都以“饿着肚子”和“天气太冷”为苦的，不然，去休息的人们就更多了。

他因为刑期的短暂适合了当局的条件。我们那办杂役的工作，如扫地、放饭、放水、整床（每日或来参观的以前，换上较干净的床单）……等等，大多都是让“窃盗”去作的，因为他们刑期又少，又伶俐，即便有作出某种事件的机会，也因为自己不过两三个月，不值得，便都打断那种心肠。他当天便被批准，我开（如果用“术语”应该说是“挑”）了他“号子”的锁放出他来，很快便彼此熟悉，没有什么话不说了。

我从他的门牌号签那里知道了他的罪名，我奇怪得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见过许多窃盗都是衣冠不整，面容菜色，或者有什么嗜好，有什么缺陷的人。像 LMS 这样体面的绅士，也会作偷盗的事情么？像这样漂亮的一个人，这就是使旅行的人们时时担心的“跑大轮”的么？我想问问他，“你怎么偷的人呢”？我又怕这话太真率，不只问不出所以来，反而大家不合适，后来我找了个方便的机会，低低的问他道：

“你怎么闹的呢？”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一点也不在乎，并不以偷盗为可耻。他说他因为得罪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女人和他发生了“恋爱”，他们之爱情的动作被这个朋友知道了。于是他这一次买卖便走了水。这不过是一种“酸性”的报复，因为他的这个朋友就是在什么地方作差事的。“不然，”他说，“我是出不了什么的，都是老朋友了，有个关照。”

他颇以他将近十年的江湖历史自豪，“一幌我又五年没有到这老地方来了，”他笑着说，“这五年变得真快。”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已经升了主任的老看守还认得他，他说五年前 LMS 也是“常来常往”的，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

在窃盗中也是分着等级的。

据 LMS 君的意见，他还不能算第一等角色，不过也已经将近于第一等角色了。像普通在商店作“高买”生意，或在火车上偷偷扒着个皮夹的“手儿”，也不过是二路角色。服着褴褛，一天也混不上一两块钱，在偏僻的马路上抢一个女人的包袱，或偷冷子抓一顶帽子的可怜人，简直不入流，连三等也归不上的。

他很看不起这些可怜人，他骂他们说：“臭窃盗！贼骨头！”

他虽然毫不避讳他自己那“窃盗”的罪名和“窃盗”的“职业”，也承认他自己就是白钱，然而他总把那些可怜人和他自己看成两种人，完全绝不相同的两种人。他好像野兽里的狮子、人民里的王。他好像贵族一样，虽然也和平民一样的生活，然而他却有若干优越的权利。而且，他也确有这种力量，他很快就把和他在一块作“杂役”的四个人征服了，这里面有三个人是窃盗，他抓住了领导权，他命令他们并支配他们，一切辛苦的事情都让他们去做，他不过做些放放饭的轻易事情而已。而这些事是有许多便宜的。

没有多久，就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接见他了，给他送来许多吃的东西，手巾、肥皂、面盆、水碗、暖壶和袜子、便鞋、替换的小衣之类等等。这在一般人之中，是少有的事情。往往有许多犯人，总没有什么人来接见，就是妻女家族，

从大远的跑来，也不过是痛哭一场而已。所以在一块儿的几个人，见到他这种例外的幸运，都便羡慕着他。他也毫不吝啬，把东西尽可能的分给大家一点，虽然只是一点，然而由于他时机利用的恰当，分配给与的平均，因之大家都心服口服，对他更加拥护了，他几乎成了这个小天地的真正的支配者。

当天我问他接见的那人是谁，他又是那么一笑：“一个相好的，朋友，前门外的。”

他的心里好像很满意，他得意洋洋，红光满面，一种从内心发出的微笑，在他的脸上足挂了半日。

三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三字经》

我和 LMS 君的谈话渐渐多起来，彼此间的隔膜就很少了，他很受我忠实的态度感动而信任我，不以我对他常常有若干质问而起怀疑，有时还讲些当年有趣的故事，对他自己和他伙伴的行为，是一点也不修饰的。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豪爽的人。

有时在谈话中，我就问起他当时走入这一“行”的动机和情形，他好像有些窘了，不知是我的神经过敏还是他故意避开话题，他说：“不瞒你，我们也有师傅的哩！”

“唔，唔，当然要有师傅，”我附和着他说，“要没有人指导，一定不能达到这种神出鬼没的境地罢”！

“那当然啰，不过也得有天分，”他一边同意我的意见，一边发挥他的“天分说”，他是往往以天分自负的，“我拜师学了五年，可是直到出师也没有学好。直到这几年，自个儿在外边闯了，才经练得差不多……不敢说稳拿稳取，反正只要不得罪队上人，总不至于出大错罢！”他又那么笑了笑，“要是那些屎蛋呢，他们一辈子也不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只配揣鸡笼的手，你不用指望他们拿大钱。……”

他所说的“他们”，就是指和他在一块儿作杂役的那几个可怜人而言，这时他们都去作杂活去了，这正是个谈话的好机会，我就追问他说：“你怎么拜的师

呢？也没人介绍，一下子就拜进去了么？”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这里也有许多曲折哩。”他面有所思，过去之生活的影子一定重新又复印在他的脑子里了，我看着他兴奋的脸，不作声，不打断他的思路 and 话头，让他慢慢的讲下去，“你知道，我从前是有正当的职业的。”他面容很严肃，又像是惋惜，我们的谈话便开始了。

“在十年以前罢，我那时比现在还漂亮，还精神。也是这种原因，使我在 Y 州 A 师长那里谋得一个勤务兵的地位。我很得师长的喜欢和信任，没有多久，就升任为副官了。我以中尉的资格侍从于 A 师长左右，我穿着顶漂亮的制服，顶讲究的马靴，和我十二个同事（他们和我是一样阶级的侍从副官，而且也是一样漂亮的小伙子）一律骑着白马，而我们的师长则骑着一匹洋种的赤兔马，终日在那个都市里跑来跑去。我们带着的白朗宁手枪系着红绸子，被北风一吹，左右摆动着真有点意思。”他说着高兴起来了，站起来作着手势。

“我因为又年青又漂亮，当时便成为我们中间的中心人物；我在小学里读过几年书，后来被家里送到一个铺子里去学买卖，我因为受不了那个铺子的规矩，便开‘小差’偷偷的跑出来了。我在流浪生活里已经认识了许多事物，所以早就没有了孩子的心，我很快便学会了打麻将，推牌九，喝酒，抽烟，逛窑子……

“不久我就认识了 Y 州所有的妓女，明的，暗的，半掩门儿和跑码头的。我还认识了所有的女戏子，唱大鼓的，和当时刚刚兴起来的女招待……简直所有的女人我都认识了。我也认识了当地一切出头露脸的汉子，走南闯北的光棍；以及那好吃好玩好闹好耍的朋友。我们整天在一块儿胡闹，澡堂子，戏园子，饭馆子，窑子……没有一家，没有一时没有我们的踪迹。我们简直是大耍大闹起来了。……我到处都得到人们尊敬，到处都得到人们欢迎。我的皮靴和皮鞭，使每个女人都爱我，使每个朋友都看得起我。而我那大把花钱的豪放，更使那些服侍我的人服从……我在饭馆子里不过吃三块钱，掏出一张五块的票子：‘不用找了，赏小费！’如果有女招待呢，我另赏五块钱。于是跑堂的都来了，深深的鞠着躬，掌柜的也过来赔笑脸：‘L 副官，又让您破费，记在账上得啦……您走哇，晚上见，我候您哪。’……在窑子里我开五块，在那里开一块钱的就是祖宗哩！拿洋钱砸得姑娘不知道说什么好，掌班的也过来侍候，‘L 老爷，您别花钱了，自己人，随便侍候侍候您哪，还好意思要您钱……叫伙计们谢二爷赏！’那些人只要给他们钱，叫他们 x x 都可以，他 x 的。……可也有几个女人真爱上了我，她们一个铜子也不要，非跟我从良不可……我那时候真漂亮哩，穿得又好。

“可是手头就慢慢的不富裕起来了，我进的钱多，又有月薪又有外找，可是花的比进的还要多。推牌九一夜的输赢就过千。我手里据拮了，便东借西借，可这终久不是好办法，借了还要还哩，我烦闷了。

“那时候我除了在师长左右侍从以外，还担任着‘检查’的职务，当火车由天津或浦口开来，经过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便要和另外的几个同事到火车上去检查旅客。这时候这种事情已经很少有了，在那时候却是平常的事……在火车上我很可以剩几个，有时不用自己动嘴，他们就老老实实给送来了。这种公开的秘密收入也满足不了我，因为这种收入终久有一定的限度，而有限度的钱，在我是失去了意义的。

“由于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常在火车上来往的人，他们举止更奢华，穿着更阔绰；水獭大衣，狐皮袍子，每人的衣裳都值几千块钱……金戒指，钻石戒指，……等等之类，在他们都不算什么，随便就可以送给人的。钞票一打一打的，口袋总像个小白褂……

“他们总不断几百几百的给我，因为我早知道他们是‘跑大轮’的，来在车上作生意。他们不常在苏州下车，因为这里不是什么大码头，也没有多少好玩的去处。除非他们有了得手的生意或者有什么必要的时候，才在这儿下来玩几天。……我和一位W君走得很熟，他四十多岁了，在江湖上已经吃了半辈子，外号人称‘快手’，在津浦路上是很有点名气的。他在名片上印着××银号经理的头衔，胖胖的，真像个大老板……我们在玩笑的时候常常招呼他作师傅。

‘好师傅，教给我两手罢！’

“他抽着大烟，不作声，待到把一口烟用力咽下去以后，才慢慢的说：‘拜师傅么，拜师傅是要磕头的。’

“在他虽然只是开玩笑，然而我却真的走心了。一天进个万儿八千的，就磕头拜了也好。……后来有一天我输大发了，一夜输了两万多，我还不起这笔赌账，第二天早晨，没有法子，我告了假便跳上刚刚来到的津浦车，找了W君，一块儿混下去了……”

他的话逐渐慢下来，像潮水已经落了高潮。我看着他的脸，却还是那么红红的，他仍旧在兴奋着，他慢慢的说：“我在浦口正式拜了师，以后我跟我的师傅学了五年。……”

四

“亲爱的先生，我又都喝了……”

——屠格涅夫《混人》

我和 LMS 君谈话，他是往往以他那些得意的“生意”炫耀的，他常常说着那些往事，津津有味，好像是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四年前我作过一次大‘生意’，”他说，“我在南京得到一点线索，便约了两个伙伴，从浦口跟下我们的‘秧子’来，我的一个伙伴穿着上校制服，黄边边，三颗星。我的另一个伙伴算作他的太太，他是南京什么地方的唱手。我用了我师傅的名义，××银号的经理。我们和我们的‘羊’一块儿上车了，我们已经确知他箱子里是有着一笔极大数目的金货、现钞和宝石。

“我们在头等车上相遇了，由于我的机智，我的阔卓和我的健谈，使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坐在一起。我问了我们‘秧子’的姓名。

‘贱姓周。’

‘台甫是？’

‘小字兰亭。’

‘高雅高雅？您府上是镇江罢？我听您的口音像？……’

‘是的，敝处是镇江……还没有领教……’

‘LMS。’我马上掏出名片来，那上面印着我的名字以外，还有银号的住址，电话，和电报专用的号码。

‘唔，唔，L 先生！久仰久仰，府上是？’这一回是他问我了。

‘我也是镇江人，只是这几年来在北方作生意，总没有回家乡去看看了。’

‘唔，唔，叨在同乡，请多关照。’

“独身旅行的人，总是有着寂寞感的，有时他为了某种原因，往往不得不矜持，可是你把这一关攻破，他就是你囊中的东西了。我马上给他介绍我的伙伴：‘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师王副官……这一位是王太太……彼此都是一家人，大家互相照应照应！’

‘久仰久仰！’

‘唔唔，唔唔。’

‘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作出了老成持重的态度，把

现在青年的浮漂攻击了一通。并且大事表扬我的朋友王副官的学识和道德，如他连太太的擦胭脂抹粉都反对之类，这样使他知道我们都是老实人，并且有家眷，有同伴，不是江湖上流浪的汉子……渐渐他已经完全信任了我，也向我打听天津银钱界的消息和北京政局的变动了。我对答如流，当然，这也要有点‘本事’，他就是向我打听‘天国’的事情，我也不愿被他问短的。

“我们的伙伴，就是现在扮作王太太的红妹，也是个很能健谈很能应付的外场人。她捡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说了几段南京的故事，并且说她现在的籍贯虽然是苏州，其实原籍也是镇江。最后还演说了一段旅行之寂寞的痛苦，才从小箱子里找出一付派司牌来，劝大家玩玩，取取乐，不在乎钱的输赢。大家马上同意了，这位周兰亭先生也很高兴……大家足足打了半日，直到D埠，我们才休息下来，我输了十块钱，王副官输八块钱，我们大伙让周兰亭和王太太占了点小便宜。

“原野里的鹰是不少的，也容易捉到手，然而要利用它再去捉到麻雀或兔子，就非要经过一种训练不可。这种训练的方法就是不让它睡觉，要‘熬’它，等它一疲乏，你便可以任所欲为了……我们对付我们这‘秧子’就是应用这种办法。我们付出若干代价，使他兴奋，使他刺激，消耗他的精神和体力。到他精神疲乏，身体不支，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手，取走我们所要取的东西。

“当然，他也不会是毫不经心的人，他知道他自己携带的东西的价值。他时时警戒着，时时照顾着，一刻都不离开，他也不肯睡觉。

“真不是好对付的事情呀！我们整整谈了一天又一夜的闲话，真是把所有可以说的话都说尽了。我们三个人是轮流，二个人和他谈天，另一个人便休息……每经过站台有卖些什么著名的吃食的时候，我们总抢先下去买许多来，这是我们的本钱，没有好饵，你是钓不上大鱼来的。

“前边就是德州了，德州的熏鸡是南北闻名的，这里是我们‘起货’的最理想的地方……我们在远还没有到站以前便宣传德州熏鸡的味美和便宜，并决定一到站便下去买……我看出来他受了我们的鼓惑的感动，他吃了我们一路东西，在这里当然也不能不应酬一下。而且他对我们的老实态度也颇为放心……一到站，便和王副官抢着买熏鸡去了，我乘这个机会把他的箱子吞在我的箱子里，我的箱子是特制的，下边有活底，里面又有特备的钩子……等到车已开动，那倒霉的周兰亭买好了熏鸡赶上车来，我们早已走到预定的地方，三个人到朋友的旅